



光明戲叢書

戀愛與陰謀

顧仲彝編

光明書局刊

書叢劇戲明光
編主湮舒

謀陰與愛戀

著原勒席·德
編改彝仲顧

SHE TIEE MIN
HOUSE NO. 27
LANE NO. 577, AVENUE ROOSE
TEL. 78281

行印局書明光海上

版再月二年十三國民

中華民國廿九年三月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年二月再版發行

光明戲
劇叢書
戀愛與陰謀
(全一冊)

實價國幣一元
(外埠另加
寄費匯費)

改編者 顧仲彝

主編者 舒湮

印刷者 光明印刷所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電話九六四二〇
光明書局

支店 昆明 重慶 桂林 柳州 金華

「光明戲劇叢書」總序

這兩年半以來的民族解放戰爭，證明了文藝為國家服役的功績，特別是戲劇部門的幫助教育羣衆，紀錄抗戰史實，宣傳反侵略真諦，動員民衆保衛國土……它把國民的精神武裝起來，協同完成偉大的任務。這一切將是中國戲劇運動史上最光榮的一頁。

在我們這裏，劇運的工作更是處於艱苦卓絕的奮鬥中，由於劇運同志們的堅忍不拔的毅力，在這焦土上已經建立了話劇的強固的堡壘。我們雖無法自由地去開展工作，而經過兩年來在地層底下辛勞的磨鍊，壘壕早經築成了。可是，有了防綫上的堡

量是不夠的，我們更需要大量的餉糈，使工作持久下去，不但是供應現在的需要並且遠及將來的需要。

我們熱誠地響應遠方友人的「生產運動」提議。我們相信秉着這裏的優良的傳統與人力，這工作必然會有相當的成就。

「光明戲劇叢書」的刊行便是爲了擴大劇運的影響，推荐優秀的劇作，提高寫作的水準，以求解決當前的問題的。希望全國劇運工作同志與劇作家們，能懇切地賜予我們援助與指示。

是爲序。

舒湮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戀
愛
與
陰
謀

五
幕
八
場
大
悲
劇

本劇排演及攝製電影權屬於改編人

人物

范子剛 北京政府的內閣總理。

范定南 其子，法國留學生，現任陸軍部參議。

賈伯望 總統府侍衛長。

伍國恩 內閣總理的書記。

費立誠 小學教師。

費太太 其妻。

費姍珍 其女。

富瑞英 總統的外婦。

香姐 富小姐的婢女。

總統公館的老僕。

官吏，僕役，警察……等。

原书空白页

第一幕

第一場 費立誠家裏

費立誠（焦灼地來回踱着）總而言之，事情一天天嚴重起來。我女兒跟內閣總理少爺的事不久全北京都會知道——我們的家聲從此要毀了，——總理大人一知道，怎麼得了，——總之，我不能不警告總理少爺不要再上我家的門了。

費太太 又不是你騙他上門來的，——又不是你把女兒送上去的？

立誠 不是騙他上門來的——不是送上去的！誰會相信我？我費家雖然窮，沒做官，但三代都是讀書人，面子要緊，我是一家之主，怎麼能不管自己的女兒，現在不是請總理少爺不再光顧我的家，那末只好我直截了當的去見總理大人，把事情說破，總理少爺僅

不過受一頓責罵，倒霉的還是我這教書先生。

太 胡說，霉怎麼會倒在你身上呢？人家跟你有什麼相干呢？你只懂得四書五經，教你的書去罷，別來管這些事。

立 誠 很好，不過請問你結果怎麼樣呢？他會娶我女兒麼？這班大官大府人家，對於婚姻是最講門第財產勢力的，他會願意娶窮教員的女兒麼？這班有錢有勢的公子少爺跟窮人家的女兒開開心是有的，今天要這個，明天要那個，欺侮了用勢力來壓你，糟塌了用金錢來填補，他們公子少爺玩開了，拍拍身體走了，女孩子們却一身都斷送在他們的手上，你又能拿他怎麼樣？（打前額）想起來多可怕！

太 菩薩保佑我們罷！

立 誠 我們的確需要菩薩的保佑，——這種無賴的少爺，還有什麼別的目標？我女兒長得漂亮——身段又好——腿腳完準，公子少爺一看見，就像餓鷹看見了小鷄，死釘着不放，——這也不能怪他——肉慾是肉慾，我是知道的。

太 你還沒看見總理少爺寫給你女兒的信哩，姍珍念了幾封給我聽，寫得真美呀，他純粹愛你女兒高尚的靈魂，明明白白像青天白日一樣。

立 這是老套，打在馬鞍上痛在馬身上，一顆善良的心是達到肉慾最穩妥的媒介，先激發起了情感，拍的一下，肉慾跟着就會按筭上去，絲毫都不會勉強，哈哈，先情感而後肉慾，這是老套。

太 他還送來許多書給你女兒看。

立 誠 書總不過是那些新小說之類的害人的東西，這些小說都是些半生不熟的材料，講什麼戀愛呀，什麼浪漫呀，什麼主義呀，弄得這班年青的人癩不像癩，癡不像癡，成天的胡言亂語，胡思亂想，什麼正經學問都不要，正經書都不唸，我女兒就給這些書鬧得亂夢顛倒，把家也不要了。把我老子也丟在邊旁了，我想替我女兒找個家世跟我們差不多的青年做女婿，讓我也有個半子之靠——現在，怎麼成呀，（怒而跳起）那總理少爺，我不能不攆他出去，打他出去，不准他再來。（準備下）

太 不要胡說，他送了多少禮物給你女兒——

立 誠（回轉來，走向她）你要你女兒的丟臉錢麼？你去見鬼罷，不要臉的老東西，我……

情願去擺拆字攤——我情願去做小販——我情願去做叫化子，我不願意用我女兒犧牲清白和將來幸福去賺來的錢，你少打幾副牌少看幾回戲，就用不着你女兒到外邊兒去拋頭露臉，那位少爺公子沒上我們家門的時候，我也吃飽了肚子穿暖了身體。太 發什麼臭牢騷，鬧什麼東西，我不過說不要得罪范家的公子，因為他是內閣總理的大少爺。

立 誠 這就是禍根所在。就爲這個緣故——就爲了這一個緣故。從今天起就得一刀兩段！如果這位內閣總理是個公平正直的父親，他一定還會感激我哩。你快把我的絲絨馬褂拿出來，我要去見一見內閣總理，我要告訴他說：你大人的世兄看上了我的小女，我小女是不配做你們大官府人家的媳婦，但我也不同意我女兒做你世兄的小老婆或是姘頭，請大人吩咐世兄不要再上舍間去找我小女，我姓費，名叫立誠。

(伍國恩書記上)

太 太 啊!伍先生,您好呀!又看見您啦,真快樂!

國 恩 快樂應該是我的——是我的,費老伯,有達官貴人光顧着府上,我就算不得什麼啦。

太 太 伍先生,你怎麼可以這樣想呢?總理的少爺定南先生雖然不時來看望我們,但是別的客人也一樣的受尊敬受歡迎呀。

立 誠 (惱)太太,端個椅子給伍先生坐呀,伍先生,請坐。

國 恩 (把帽子手杖放下)嗑,嗑,我的——我的姍珍小姐好麼!我特意來拜望她——我能見她麼?

太 太 謝謝你的關心,書記先生,不過我女兒並不因為總理少爺而驕傲。

立 誠 (怒;用肘觸她)說話留神一點兒。

太 太 對不起得很!書記先生,她不能見你,她去學鋼琴去了。

國恩 學鋼琴？真使我喜歡。我有一個會彈鋼琴的老婆，那才艷福不淺呢？

太太 （微笑，但態度極不自然）是的！不過，書記先生！

立誠 （大笑，拉她的耳朵）別多嘴！

太太 我們一家如果有其他可以効勞的地方！我們是很喜歡的，書記先生——

國恩 （怒形於色）其他可以効勞的地方，多謝得很，多謝得很！啾啾！

太太 但是，書記先生，你當然明白的——

立誠 （怒，揮拳作勢）別胡說！

太太 貴是貴，賤是賤，我女兒貴運來了，我是不願阻擋的，（粗俗不堪的驕傲）書記先

生，你明白麼？

國恩 明白？不大清楚——喔，是不是，唔，你真的什麼意思？

太太 唔，唔，我以爲，我的意思，（咳嗽）上天既然注定我女兒是貴命，要做大官府人家

的媳婦兒！

國恩（從椅子上跳起來）你說什麼？什麼？

立誠 書記先生，請坐下，請坐下！那老太婆是在說瘋話，——那兒有什麼貴命，那兒有什麼大官府人家的媳婦兒？你爲什麼傻頭傻腦向伍先生說這種蠢話？

太太 你要罵由你去罵罷。我明白的我自會明白。總理少爺說的話自然是他說的話。立誠（拿起桌上的硯台，怒極）你再胡說八道？要不要我把硯台擲在你的頭上？你能夠懂得什麼？他又會說什麼話？——書記先生，別聽她胡噠！——你到廚房裏去！你總不會相信我是這樣一個傻瓜！會妄想我的女兒做什麼貴人的媳婦？書記先生，我想我是這種人麼？

國恩 費老先生，你也不應該那樣瞧不起我呀，你一直是很守信用的！我跟你女兒的親事等於已經訂好了婚約。我在總理衙門裏當書記，總理大人對我又很好，將來的高升，只要我肯利用機會，自然是無可限量的。你明白我對你小姐的用心是很嚴正的，如果你想把女兒嫁個富貴人家的——

太太書記先生！請你說話客氣一點——

立誠 我告你別說話？伍先生——別理她。事情還是照舊。我去年不是回答過你麼？現在朝代換了，男女的事情做父母的也不能不適應潮流，由他們自己去作主張，我絕對不願意勉強他門。她認為你很合適——很好——只要她自己明白她來嫁你是快樂的。她如果搖搖頭，不答應你，做父母的決不能勉強，那末你只好收起這條心，跟她父親好好的喝上三杯老酒，客客氣氣的分手。因為要跟你白頭到老的是她，不是我呀。父母之命固然是中國的古訓，但我不願意把她不喜歡的人硬縛在她身上做她的丈夫。不然，我到了年紀再老一點的時候，他們會罵我老東西，老混蛋，硬把女兒終身的幸福葬送了！到那個時候，我吃飯，我喝茶，吞下去的一口口都是人家的咒罵，叫我怎麼能活得下去呢？

太太 爽快快一句話，——我不答應你！我女兒是要嫁貴人的，如果我丈夫給你說動了幫了你，我就起訴。